



訪：作為教育工作者，在九七過渡期間可扮演什麼角色？

司：教育工作者本身要接受教育，使自己有足夠能力去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下一代。在這過渡期來說，重要的是對香港的前途有所承擔，不逃避九七問題。無疑這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氣及決心，因為前景並不明朗。至於如何建立起承擔的決心呢？首先要考慮到若然香港要維持繁榮安定，是需要人留下，假如大部份人都離開，這個社會便難以繼續運作。其次，要考慮我們除了對香港本身利益有所承擔外，對中華民族也有承擔，因為香港的問題並非只是香港的事，在海內外的中國人（不論屬於中國大陸、台灣或是香港），對香港的前途也抱有很大期望，因為假如香港能實現港人治港、民主政治的話，對中國的統一、振興有一定的作用。政局是可以變好或變壞的，若然在理想的社會下，那當然不需要作為一種使命去承擔；但假如在不符理想的社會下，我們便應起一種推動它變好的作用。

其次，對未來的看法，應該是民主化的方向。中國在提出「四化」口號至今已十一年，但進展不大，只有「四化」而沒有「第五化」（民主化）是不成的，對中國的民主化，我們雖難起促進作用，但假如香港能爭取到民主，對國內定有一定影響力。故此，自己先要培養民主精神，否則如何參與推動民主運動？

第三，作為教師若要教學效果理想，先要有基本知識，另要有良好的教學方法，再者要勤勞地去施教。

總括而言，首先要有承擔的精神；看到民主對中國和香港的重要；再者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教師來說，對自己的學識、教學技巧及專業精神也要培養起來，這樣，我們受教育成為這樣的人，才能培養出對香港和中國有承擔，有民主精神，有才能和品德去服務社會的下一代。

其實，不單是教師要這樣，對任何香港人而言也要這樣；不過，因為教師要教育下一代，故此要求應該高一點。

訪：你認為現時的教師能否做到這幾方面？

司：全港有幾萬名教師，總有些做到，有些做不到。

訪：你所接觸的教育人士當中，能做到上述幾點居多還是做不到的佔多數？

司：這方面很難有統計數字去統計，不單教師行業，整個香港來說達到這目標的人當然不多，假如多數人都做得到，我們已經處於不同的社會，也沒有必要去討論這個問題。

訪：你現在身兼多份職務，如何安排時間去兼顧不同的職責？

司：其實每個人每天都有相等的時間，只看你怎樣運用時間，自己動力些去改善自己的工作效率，另外便是依據事情的輕重程度去安排先後次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草委會的工作，因為能夠參與其中的香港人實在不太多，第二是立法局的工作，第三是放在教協會，第四才是學校的工作。

訪：校董會會否對你施予壓力？

司：我自己是校董會主席，同時學校工作重要的是看你如何去做，假如自己要兼顧其他工作，而並非偷懶，也問心無愧了。

訪：我們由教育工作收窄來看大專生，有人說現代的大專生功利化和物質化，你對他們有何看法？

司：大專生亦是社會的一份子，是難以避免受到社會風氣影響，但社會上也並非所有人都是功利和物質主義，所謂「兩頭細中間大」，較醒覺與壞得很的人是少數，處於中間狀態的人較多，大專生也是這樣的情況。

訪：你認為大專生應否參予政治？

司：政治的定義是社會的事務，是大眾人的事務，任何人即使不參與，也不能排除這些

事情對自己的影響，差別只在於積極參與抑或消極被動。

訪：當你仍是葛師學生時，有否積極參與政治？
司：我是葛師第一屆學生會的副主席，其實我一直以來也有關心大眾的事務，不過現在爲較多人認識罷了。

訪：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是由知識份子推動，現在的大學生是否有這樣的影響力？

司：對香港來說，學生在社會上並非起帶頭作用，因為香港的社會力量發展較均衡，有各種社會力量，學生只是其中一部份。但對中國來說，始終是知識份子帶頭，因為兩地的經濟和教育狀況不同。

訪：大專生常被認為是容易被煽動，及被政治家利用的一群，對此你有何看法？

司：大專生有自己的想法，其實在社會運動中，不是他被人去煽動，而是學生起帶頭作用。同時，人是不容易被煽動的，尤其是牽涉到個人利益問題，而民主社會中若不是將領袖神化作偶像來看，是不易去煽動人民的。

訪者：余紅
虞綺霞





九七過渡期間大專生能够擔當的角色——訪問張賢登



序言：多少個年頭以前，中國先賢名哲曾云：「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面對九七過渡期，香港的大專生能夠擔當怎樣的角色呢？為此，社會版記者特意訪問他。

張賢登——葛量洪教育學院三年制三年級學生，除了學業外，還參予關心社會的行動，現身兼的工作主要有：

1.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會副主席
2.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學界諮詢委員會
3. 香港學聯旅遊部有限公司董事



訪：你認為大專生在社會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張：大專生在任何時空都是屬於寶貴的資源，是社會培養出來的精英，將來成為社會上的中流砥柱，無論將會投身於何種職業，在未肩負重任前都應該做好準備工作。另外，大專生是九七年後港人治港的人才，應更多關心社會，準備接手；這並非排除其他階層人士的參予，但無可否認他們會扮演較吃重的角色。

訪：九七過渡期間，香港有什麼事情要關心？

張：最重要的有基本法，因為它影響到將來，與其將來埋怨制度不好，為何不在草擬階段去影響它？其次是認識祖國，知道中國所發生的事。第三是較一般性的，若你將來掌握投票權，或有權影響立法，有沒有基本知識呢？故此現在應先關心社會事務，雖然範圍頗闊，但若願意留意新聞，便不難掌握。

訪：你剛才說大專生應該關心社會，在這個時刻有什麼事情，大專生可因其特別的身份而能夠實際參予？

張：去行動，任何行動皆可。較低層次的是去「知」，例如認識基本法、中國事……。稍高層次中，較被動的是去簽名支持；較主動的是參與組織活動，例如協助簽名運動的進行。再高層次的是主動策劃有關的活動。更高層次的是去提出意見，影響決策。

訪：你接觸過不少大專學生，他們能否達到你所認為大專生所肩負的角色？

張：我自己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標準，故難以回答；但若以滿意與否作為標準線，則未算滿意。我會盡力去影響更多人關心社會。

訪：身為大專生當前之務是學業，你自己如何兼顧學業與社會的參予。

張：對任何人來說，即使不參與關心社會的工作，也會遇到時間分配的問題。面對這個問題，我會將事情依其重要性排列先後次序，這樣會令自己損失最少，得益最多。每個人排列次序的標準不同，我個人的標準着重影響面最廣，再考慮個人的興趣。因着這個選擇，我寧可少睡覺，少玩耍，去做更有意義的事。

訪：身為學界諮詢委員會代表，你希望在諮詢委員會內表達什麼意見？

張：首先是表達學界對基本法的意見。再者，學界做事向來堅持原則，只有堅持原則才能長遠站立得住，故此要求諮詢委員會充份考慮民意，將意見量化，也爭取令諮詢委員會更民主。



訪：就最近的學生運動如遊行、示威等，收效有多大？

張：實際收效不大。但有一句說話在北京很流行，「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聽來很悲觀；有人加上「白說也要說」，意思就大得多，正如將「屢戰屢敗」，變成「屢敗屢戰」。所謂「白說也要說」的意思是作為時代的見證，我們不應放棄權利，對合理的事情要爭取，爭取不到責任也不在於我們，而在當權者。另外，雖然在事件上沒有直接收效，但却會收間接之效：如八八直選爭取不到，但九一直選可能就是我們所爭取得來的；學生運動亦有其公民教育意義存在，令參予運動的學生學會更批判性地去看問題，待日後民主條件較好時，他們能更迅速地參予其中；還有，表示壓力可使執政者更小心決策，在有人監察下即使有不合理的決策也可減少差錯。

訪：你是否覺得學生是較易被利用的一群？

張：說學生易被利用通常建基於一個考慮，學生入世未深，而且通常較有理想，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合理的。但是若說學生被利用，就應該說清楚學生在什麼事情上被什麼人利用。故此，雖說學生易被利用，但未必代表學生所做的一切就是被人利用。翻開歷史，學生就是因為入世未深，更堅持理想，沒有現實利益，故能夠「眾人皆醉我獨醒」，在社會上扮演先鋒角色。例如中英談判開始，率先說香港要歸回祖國的便是學生。

訪：你在學界中扮演先鋒的角色，自己如何面對九七的來臨？

張：離開香港與留在香港努力改善，都是掌管自己命運的方法，若然留下而不作出努力去改善，便是將命運交給他人掌管。自己留下，希望九七年後合符理想，這樣對香港和中國皆有好處；這是長遠的工作，我不講求成效，只是為自己命運而努力，不去做便沒有機會了。當然，九七年後未知的因素太多，不能說面對九七而毫無顧慮；但是，當自己決定留在香港時，便不再想憂慮，只是做自己能做到的事。

訪：你現在身為學生，尚有空餘時間去參予社會行動，成為教師後，如何分配時間？

張：用回最初所說的標準，將來我不去上課影響面較闊，自己損失外，也影響到學生，故到時必須減少在社會參予的工作。現時在學聯已退居第二線而扮演監察角色；畢業後，葛師的事務也不用理會；學會諮詢委於諮詢期後工作量也減少；旅遊部董事做熟了工作量也不大，到時參予社會的工作量雖減少，但仍然認為社會參予較重要，因為影響面更闊。

訪：現在你參與社會事務是以學生身份，畢業後身份會否改變？

張：畢業後，仍會以非學生身份去參與學生的事務。學聯中只扮演監察者的角色，非對外代表其說話，故影響不大。諮詢委於九月後工作量減少，即使要以學生身份說話，只要所說的是學生的話也沒有關係，因為有監察存在，若己所說不能代表學生可被罷免。學聯旅遊部董事的身份自己也受監察，不稱職時可被辭退。其實，雖然不是學生，但短期內也不會迅速洗去自己由學生身份看事物的角度。

後語：張賢登的說話，未知能否給你一點點的啓示？雖然，不是一定要我們學像他那樣，以行動去影響社會；但是最低限度，讓我們這群大專生善用「知」的權利，關心香港，放眼中國……。

訪問者：嚴洋洋、顏俊基、高靜嫻
劉淑貞、黃勇、李麗燕

未知……意下如何

主同軍

陳智聰

(一)

德先生、賽先生：

多年不見，念甚、念甚。據聞婉瑩妹子為賀我七十之喜，已聯署上書要求釋放兩位；我亦多番奔走國務院，得負責人證實，小平同志已經承諾只要祖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超越美國之時，兩位不單立即釋放，而且隨時可擔任國家主席、黨主席、黨書記之類職位。以祖國的安定繁榮，相信這日子指日可待，只是未知兩位……意下如何？

伍泗

(二) 裕仁老爹：

自你仙去，東瀛各人心惶惶，大抵是由於無神可拜，與及管家竹蔗登的公仔紙醜聞。故各人相議良久，決定再編《三字經》和《千字文》，將你熱愛和平及支那人橫蠻等「史實」通通記下，教世世代代的子孫孩兒記憶你，以穩民心。同時，貼着「軍國主義」靈符的棺木，已經埋在全國各地的地底，而你的一副則埋在靖國神社，這些棺木全都是高科技的產物，即使是原子彈也炸不破呢。我們的安排就是這樣，未知……意下如何？

神風敢死隊

(三)

老高

請你不要迫人太甚。我知我沒有付版權費便寫你老祖宗的私隱，是我的不對，而我的「穆罕德最後的誘惑」，也是蒙你的「穆斯林」集團將之列為四級禁書，方可「燒」量大增；所謂「飲水思源」，我決定將我賺得的，與你分紅，你則撤消各大小報章的尋人廣告。同時，在我避居期間，我突有靈感想畫一套關於「異端裁判所」的連環圖，相信這個題材你會有豐富的資料，今次就由我先付版權費給你，未知意下如何？

老拉

(四)

豬糕精

自我四出進行彈床表演後，相信你必感到極悶，因為「理髮院」中的老頭、婆娘，全都不是你扯頭髮、飽老拳的對手。不過你千萬別鬆懈呢，原因是我在美國跳彈床時，已重金聘得泰臣回到寶島擔任護院。所以我勸你一是轉行與成奎安等合作拍電影，一是努力充實自己，例如趁現在開放探親，多點到一到大陸，學學人家的密宗大手印、副眼睛及特異功能等。對於我的提議，未知……意下如何？

無得揮

(五)

冰心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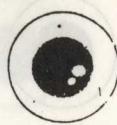
妳所寫的「愛」，多少年來我總是不太了解，但到今日我終於明白了。以妳九十高齡，還敢冒大不諱，要求改革，要求釋放那生不如死的魏先生，我相信這就是妳常常提到的一「愛」了！既然愛是如此無私和偉大的，希望妳繼續將愛散佈到人間吧！近日香港有些傻子要求民主和自由，不知妳也助他們一把，來個聯署推翻那份「雙查奏摺」吧，未知……意下如何？

香港小讀者

六方博士

我本是你的學生，自你任職天文台後，我發覺「民主」根本幫不了祖國；搞「科研」不如搞「氣功」，因此我便跟隨了嚴大師。最近我和嚴大師有個大計，準備改變石頭的分子結構，使之成為鑽石，又準備利用人體發電；祖國的石頭和人多的是，今次四個現代化有望了！不過嚴大師的「氣功」固然了得，但畢竟欠了一些「名氣」，若博士肯方便方便，替嚴大師吹一吹噓，甚或搞個測試讓嚴大師可以通過；那麼，「特異功能救中國」的計劃便可成功，未知……意下如何？

北大人



軍國主義？

被認為是日本歷史上最長壽和在位最久的君王——天皇裕仁自去年九月病情進入末期後，延至本月七日終於逝世，享年八十七歲。裕仁之所以引起人們的興趣，不在於其在位六十二年，歷盡人間變幻，而在於他未成爲虛君前，曾首肯甚至可說率領日本侵略東亞、發動太平洋戰爭。這位東瀛傳統中的「人神」到底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魁，還是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則至今仍有爭議。

裕仁生於一九〇一年（日本年號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二一年開始攝政，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逝世，當時廿五歲的裕仁即位，改元「昭和」，爲日本菊花皇朝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次年三月，日本爆發金融危機；五月，出兵侵略中國出東省，一九三一年日本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三省；翌年再發動「上海事變」，繼而扶植時已退位的中國清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在東三省建立「偽滿洲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在北京市郊的蘆溝橋製造衝突，隨即揮軍南下，全面侵華。同年年底，日本設立直屬天皇的「處理中國事變」大本營，作爲侵華最高統帥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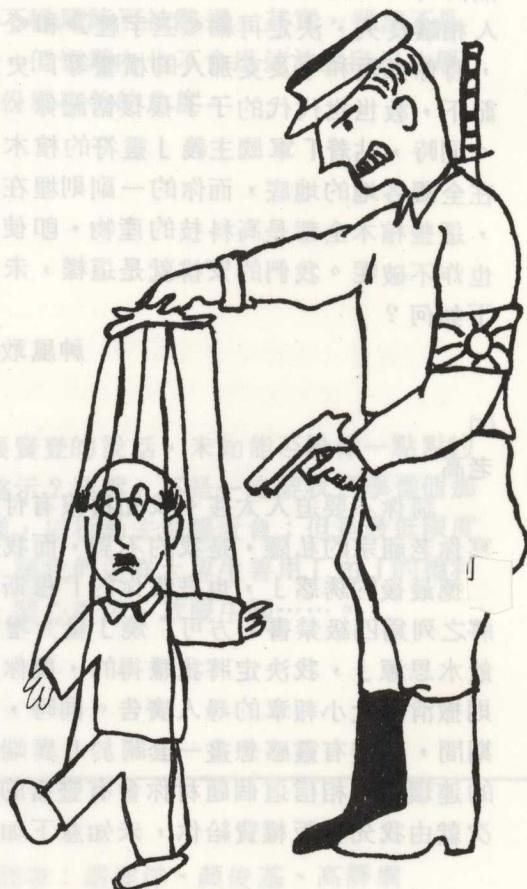
向中國宣戰三年後，日軍陸續向太平洋諸島驅進，繼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襲美國當時的太平洋軍區總部——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國被迫對日宣戰。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弹，日本隨即宣佈投降。據負責「接管」日本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憶述，裕仁對他表示：「我的人民在戰爭中所作的每一項軍事及政治決定和行動，我是唯一要負起全部責任的人」。麥克阿瑟後來向盟國建議保留日本的帝制，裕仁也因而得免隨屬下「戰犯」遭受審訊處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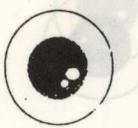
在日本戰敗，被美國強迫修改憲法以前，天皇在日本體制中是名副其實的「神」。國民奉他之名行事，包括去侵略、殺戮別人。戰後，裕仁在新憲法下失去神格，但仍被視爲國家和人民團結的象徵。他和皇室仍受大部份國民尊崇。

社會教育學會

在一九四六年裕仁頒佈否定天皇神格的《人間宣言》，取消「祭祀一致」的皇帝制，是該國帝制的一個新發展。分析家指出，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下，亞洲人多不再積極追究戰時的舊債；但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憂慮，仍不時可見。裕仁有幸得享天年；其子明仁以「平成」爲年號的苦心，能永遠釘死軍國主義的幽靈？

摘自《亞洲週刊》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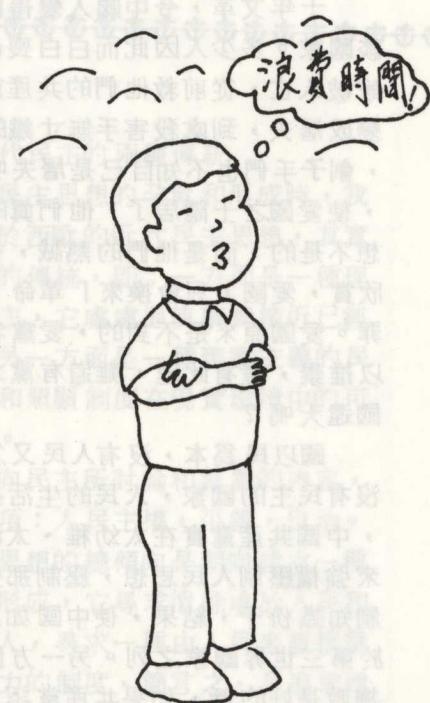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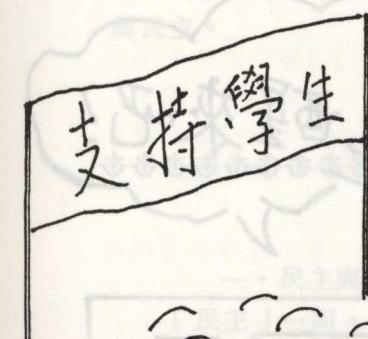
冷漠一族 初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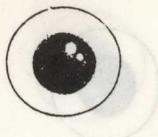
在電視新聞報導中，播放了中國北京大學生遊行情況，我不其然在電視機前喊了一句：「這樣才是大學生嘛！」家人紛紛向我投以古怪而驚訝的眼光，因為我們一家平常就如香港大部份家庭一樣，每個成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少有關心社會事務，至於國家大事那就不用說了。我之所以有這個衝動，是基於我也是大專學生，也是關心社會的人，更是愛民族的一份子，看見北京學生不惜冒着被捕的危險，甚至不惜犧牲前途性命，懷着一腔熱血與摯誠，發表言論，要求改革，為全國人民請命。

這些事實令我為他們起立鼓掌，為他們熱淚盈眶，但另一方面，却為香港人的行為而慚愧到無地自容。香港人近來多次受到中英政府的壓迫，接受一連串無奈的事情，如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至於「雙查方案」和被背負越南難民問題……等更且還有許許多多，只是時機未到，還未現身。九七年還未到，英國政府已收拾好包袱，中國政府又已開始部署一切，身為香港人難道除了無奈地「舞照跳、馬照跑」之外，真的不能起來反抗嗎？

我看情況不太樂觀吧！且看五月四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的專上學生遊行，四千多個學生（只有約三十名是來自葛師），他們為着支持國內學生的愛國行動而犧牲了整日的個人時間。雖然這是近年來罕見的學生盛會，但只要合指一算，才不過是佔了香港專上學生人數的小部份，其他人往哪裏去？補習賺錢過活？趕交功課？怕被政府鎮壓？還是根本無動於衷？你也可能會說：「人各有志嘛！況且這是北京的事，香港還算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何必要上街遊行呢？」但你也許忘記在幾年後，你已不再是香港人，而是中國人了。好！就算你尚未有關心社會的意識，沒關係，至少也對自己學院的事務多些關注與參與吧！為什麼你的生活層面如此單薄？為什麼你願意把全部青春花在無意義的消遣上？為什麼你會變成一個無知無覺的大專生？我套用許多人常說的一句話——「浪費納稅人的錢！」

各位，現在該是睡醒的時候了！





無題

無名氏

第一屆
社會教育學會

隨着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逝世，中國出現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動盪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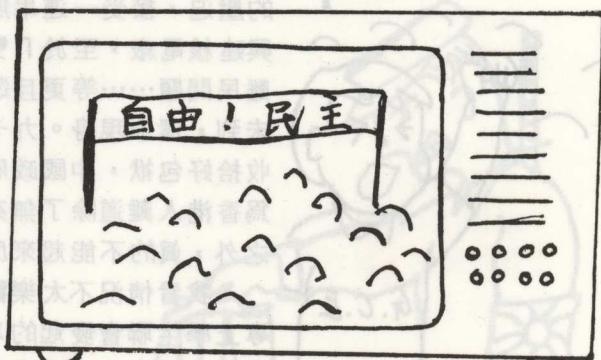
紙包不住火，民主的呼聲終於從連日來大學生的遊行示威中爆發出來了，且有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除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外，多處地方的學生也作出聲援，香港也不例外，市民連日的話題也離不開是次的學運，而大專院校的同學更有連串實際的聲援行動，例如「靜坐」、「請願」、「滴血」等，這一切都表示出一件事實——中國需要民主。

十年文革，令中國人變得自私自利，不再談國家。多少人因此而白白喪命，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從前救他們的共產黨，轉瞬間，却變成屠夫，到處殺害手無寸鐵的人們，可笑是，劊子手們也不知自己是屠夫呢！十年的教訓，使愛國之士隱居了，他們真的不愛國嗎？我想不是的，而是他們的熱誠，得不到執政者的欣賞，愛國，只會換來「革命」、「反動」之罪。愛國原來是不對的，愛黨者，政府便會加以推崇，豈有此理，難道有黨才有國嗎？黨比國還大嗎？

國以民為本，沒有人民又怎會有國家呢？沒有民主的國家，人民的生活必然在苦海之中，中國共產黨實在太幼稚、太沒氣量了，多年來強權壓制人民思想，壓制那些愛國之士，壓制知識份子，結果，使中國如斯大國，仍停滯於第三世界國家之列。另一方面，如果共產黨施政是好的話，如果共產黨認為中國是需要共產的話，又豈會害怕人民的批評，提出意見呢！實在太沒有器量之故。

曾經聽見一個故事，使我相信中國實在需要民主、改革，從前有三個熱愛中國的香港青年，有一日宣佈，他們要返回中國，獻出他們的才能，為中國付上一份的責任，結果他們回國一年後，返回香港，並且出版了一本書，序言竟有這兩句令人沮喪的文字出現——「不是我們不愛國家，而是國家不愛我們」，由此可見，中國需要民主，實在刻不容緩。

北京的學運，實在提醒中國人要起來，為國家的進步，人民的幸福而爭取民主，各方人士也作出了回應，我實在盼望學運人士能堅持愛國愛民之原則；為民主而戰，不要為中國帶來另一次的文革，十年，中國實在沒有能力面對了。





選舉與民主

香港的政制，是近年來最為大眾所關心及擔心的問題，而在政制問題的爭論中，一直擔當重要角色的，就是選舉與民主。

選舉與民主，不但被民主派的人士奉為圭臬，就是一般並不太了解民主的市民，當問及對政制的見解時，大部份亦會力倡民主、支持選舉，而由於這麼重要，又是這麼熱門，所以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便會從幾個方面看看選舉與民主。

（註：本文將討論選舉與民主的關係，但不會深入探討民主的定義和種類。）

（註：本文將討論選舉與民主的關係，但不會深入探討民主的定義和種類。）

（註：本文將討論選舉與民主的關係，但不會深入探討民主的定義和種類。）

一、民主與選舉的歷史

「民主」一詞，最早是出現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著作中，而當時希氏用民主一詞所指的，是推行於古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的一套由人民集會決定涉及全體事務的制度，雖然在希臘城邦所實行的此種制度一般被認為是民主政制的鼻祖，在民主政制的歷史中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但事實上，它與近代的民主制度並非一脈相承的東西，近代民主觀念的建立，主要得力於十六、七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家，而其中對政治問題探討得最深刻透徹，對近代的民主觀念影響最深遠的，首推盧梭。

盧梭在他的社會契約論之中指出，人民在國家中受到統治者的統治，並非是將自己的自由和自然賦予的權利，交付給統治者，而是與其訂立了一張契約，在這張契約中訂明，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必須出自人民的普通意志，即所謂公意，換言之，政府只不過是受人民委託，執行公意決定的一個工具性機構而已，若果一個政府不能履行這個任務，就是毀約，那麼，人民絕對有權將政府推翻，而另立新政府。

盧梭此種以人民意願為依歸的論調，正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所在，後來美國的獨立宣言，很多論點都是以盧梭的思想為根據，而在法國

大革命黨人的思想指導，使民主政治思想，得到不斷的傳播、發展和補充。

當然，近代歐美民主政治的形成，除了有哲學思想作為種子外，客觀的社會環境也同樣重要。如工業革命的蔓延，資本主義社會的逐漸形成，中產階級的日益興起，都是很大程度地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

而近代的民主政治，就是在這樣的因緣中成熟起來。

二、近代民主的兩種傳統

在討論近代民主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時，我們可先了解起源於西歐的近代民主思想，其實包含了兩個鮮明的傳統，即：一方面是一種理想主義傾向的民主，它處處逼使事實接近已經肯定了的理想，另一方面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民主，它處處考慮和照顧制度在現實環境中的可行性和可實踐性。

理想主義傾向民主所討論和針對的內容，主要圍繞下面三項：人民主權，平等，自治。其實，這種民主思想的總傾向是朝向建立一種「直接民主」的形成，它尋求消除處於人民和權力之間的代理人，尋求一種由人民來直接掌管權力和行使權力的制度，簡言之，是追求建立一種「人民自行統治的民主制」。

事實上，綜合各種理性民主制的嘗試，我們不難發現它們都普遍具有下述三個關鍵性的弱點，一是泛政治化的趨勢，因為要求人民自己行使權力，結果是人民要高度地參與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私人生活和其他活動因而大大地受到侵蝕和忽視。第二，直接民主制往往導致一個動盪和無秩序的情況，這是由於每個人都擁有和可以行使權力，於是一旦在人民當中出現紛爭和矛盾時，便缺乏一個可以對之進行仲裁和處理的力量，因而最終將傾向訴諸暴力手段。第三，是直接民主所試圖建立的制度都



是很脆弱的，而且很容易由民主而轉化為專制獨裁。因為除非人群是處於一種全無組織，各自為政的散漫狀態，不然的話，還總是有「執行者」與「追隨者」的分別的，換言之，在政治生活上，「政府」和「人民」這一對相生的事物總是避免不了的。

至於現實主義的民主倡導者所討論的實質問題，主要圍繞下列各項：一是政黨，特別是肯定需要有兩個或以上的政黨，令到人民有選擇的可能；二是多數原則和尊重反對派的問題；三是政府權力的制約和均衡問題，目的在於阻止執政者的權力過份擴張，因而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四是選舉的問題，從而確立替換統治者的能力，並解決了權力繼承和交替的問題；五是司法權，以獨立的司法來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而這是在上述種種辦法都無效，政府權力泛濫時，人民仍得以消極自保的一條「最後防線」。

事實上，現實民主者的整個構想，不是像理性民主者那樣，是從積極的，進取的角度來謀求人民主權的確立和行使，而是消極地，從現實條件着眼，謀求對統治者增加較多的屏障，令其不會或不容易走向極端。



三、選舉制度的發展與爭論

通過某種形式的推舉來選定負責執行公共事務的人員，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之後，在整個中世紀時期，選舉制度只有在教會之內，才保存一些選舉的形式，主要是推選教會組織內的負責職位人選。到了作為近代民主制代表的代議制漸漸建立的同時，選舉制度才得到確立。

現在，先後一整體角度來考察一下理性民主主義者和現實民主主義者對待選舉問題的立場和態度。

理性民主主義者對待選舉制度的態度，表現出一種相當極端的傾向，即要麼是對選舉的方法極之不重視，要麼是極之重視。相反地，受現實民主思想影響者則採取逐步將選舉制發展和鞏固的態度，而沒有一種極端的變化和一種要求根本地改變選舉的方法的傾向。

四、選舉的功能

在現代的西方國家，選舉已經變成政治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既然如此，選舉制度在現代的政治生活究竟起着什麼的作用呢？

選舉的第一個功能是它提供了一種方法，製造出可以被國民所接納的政府和領袖。選舉在於創造一個可被國民接納的政府，至於可否被接納則要結合很多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指在意識和理論上得到一定的支持，這主要是政綱的問題，而於非理性因素，則包括候選者能否通過觸動選民的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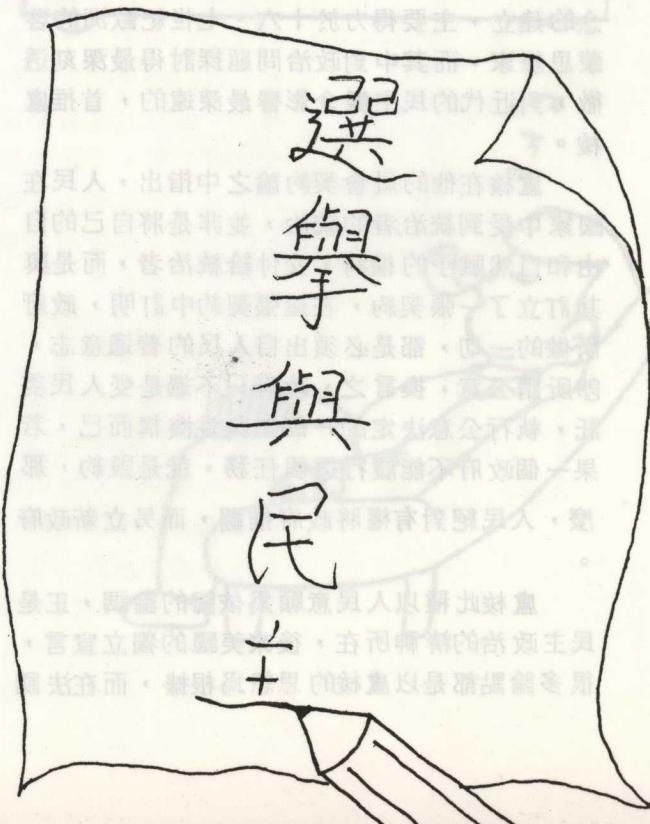
選舉的第二個功能，是給予政府以行使權力的合法根據，也就是給予政府以「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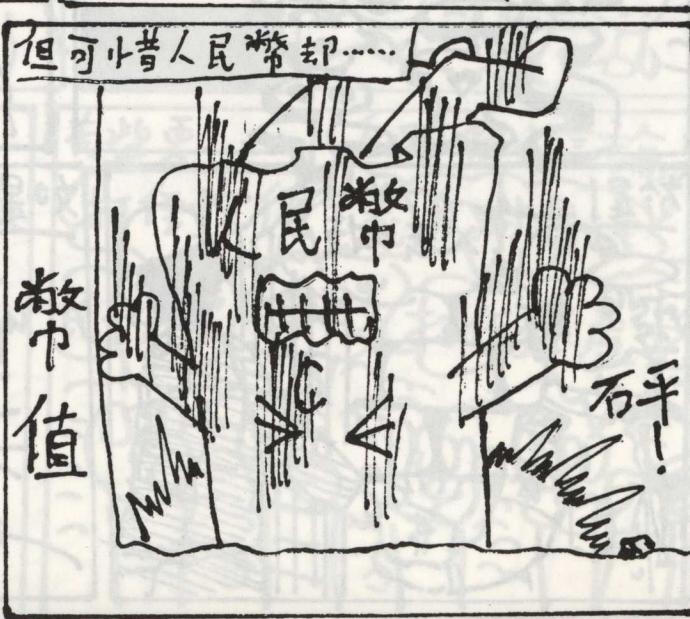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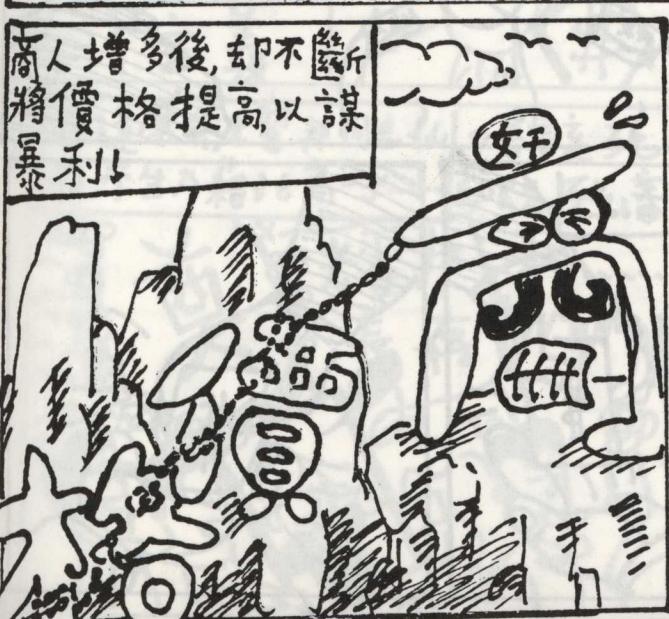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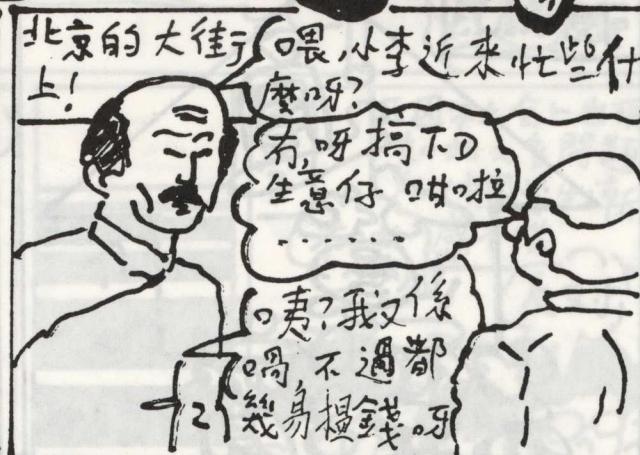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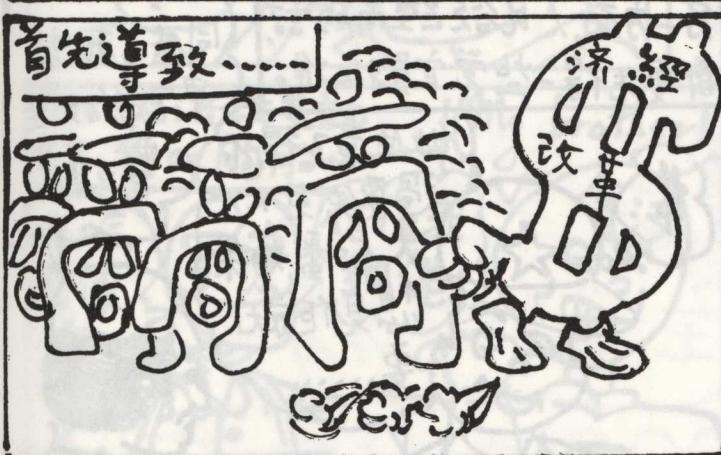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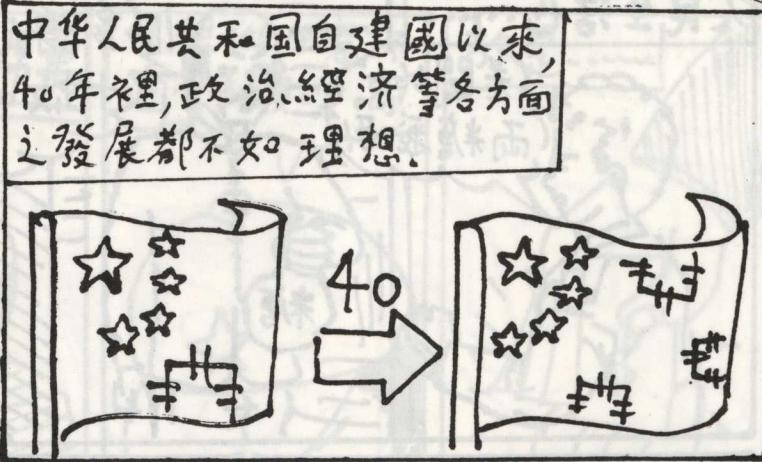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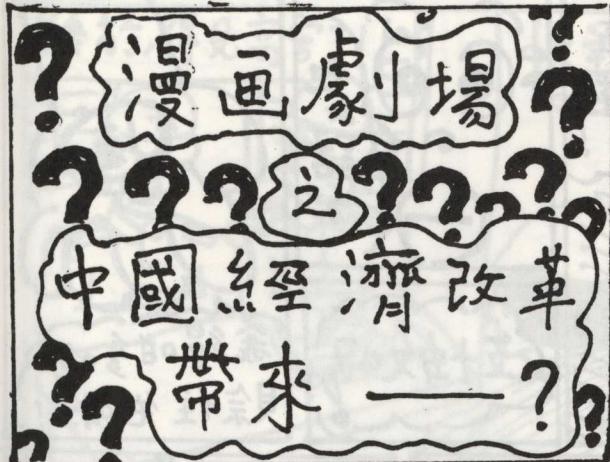
選舉的第三個功能，是迫使執政者對其政策負責，和給予國民可以替換政府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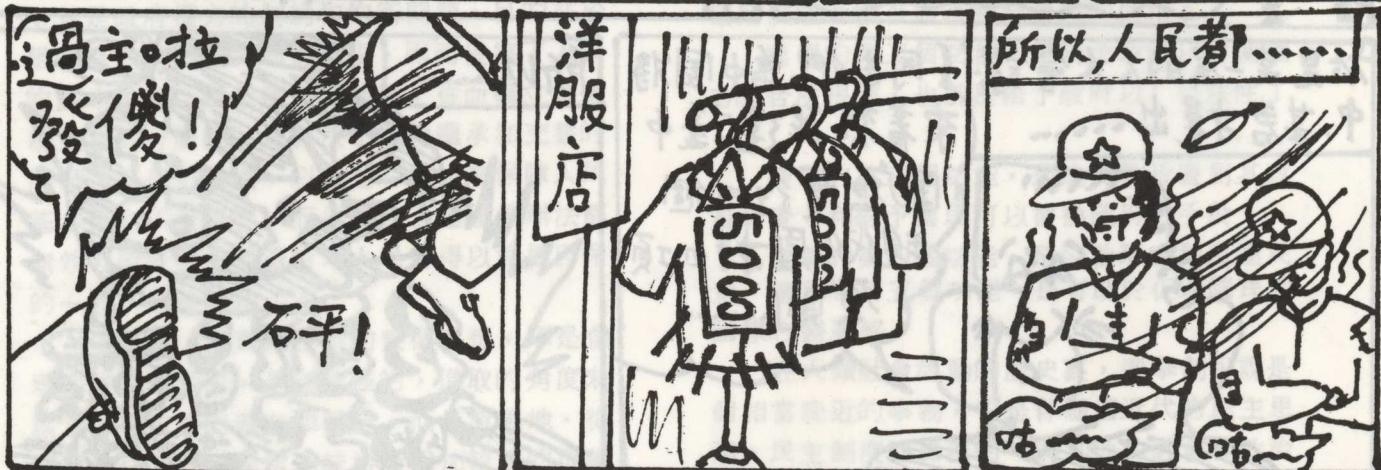
選舉的第四個功能，是協助形成和表達民意。選舉的第五個功能，是有助於促進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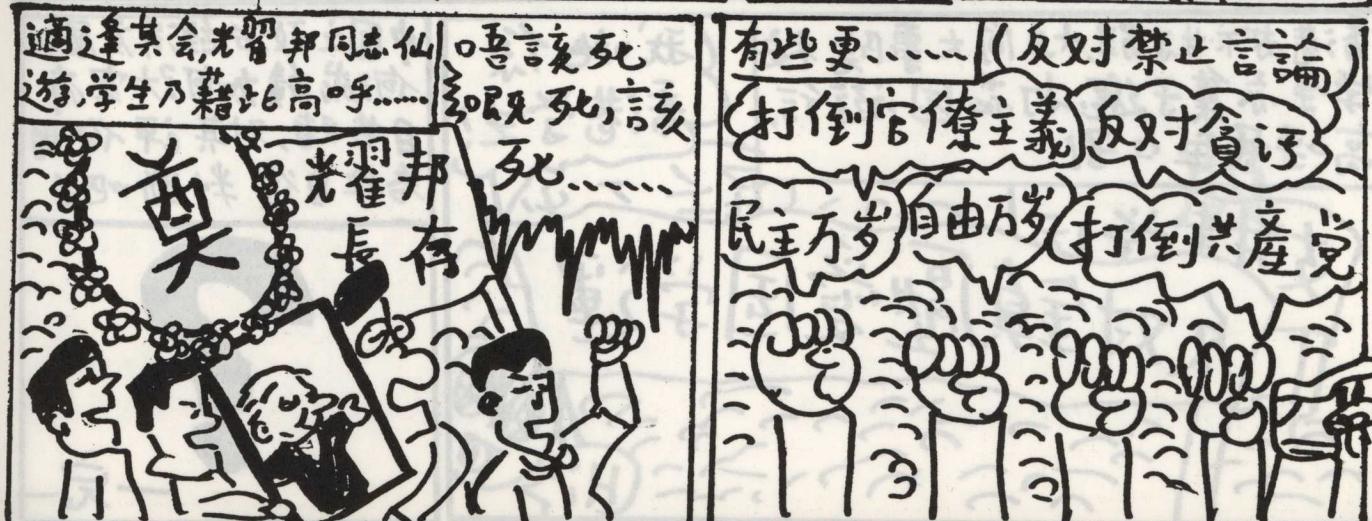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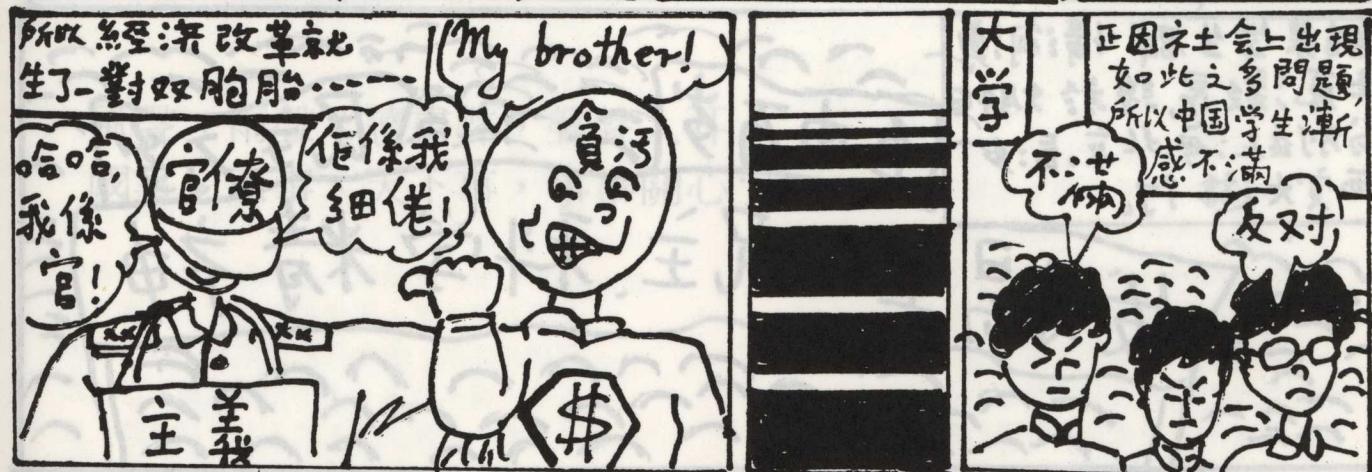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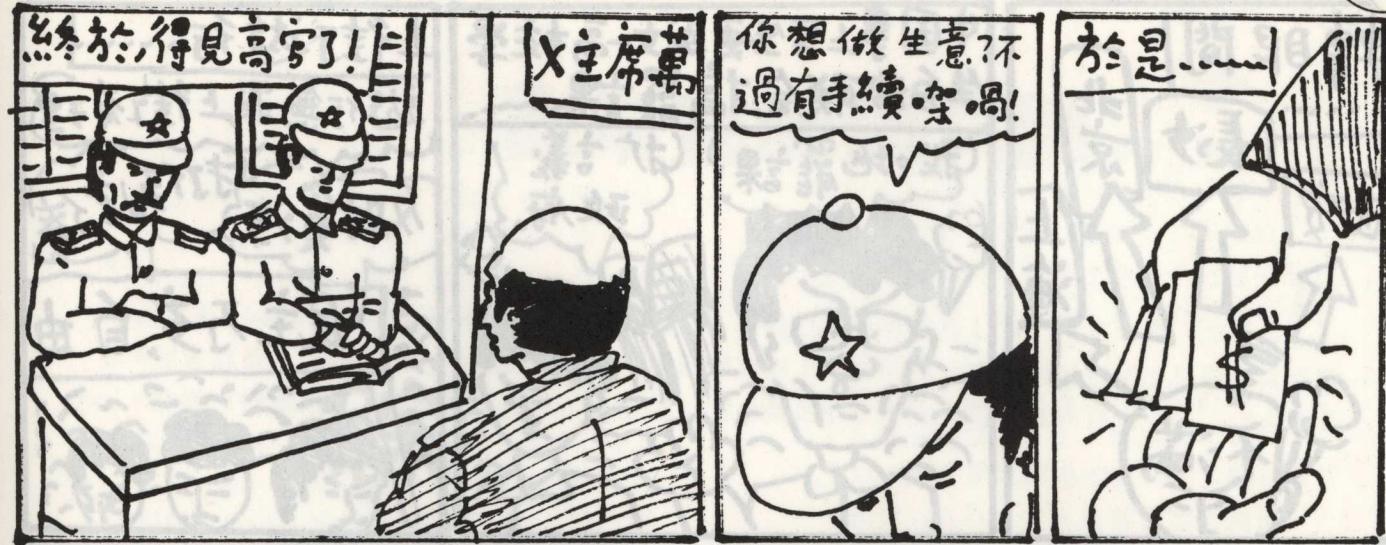
在人類社會活動的歷史裏，選舉制可說是個相當晚近的事物，它是伴隨着近代的民主思潮、民主制度而出現的。與其他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一樣，它也是由人設計創造出來，為了調節人的共同群體生活而建立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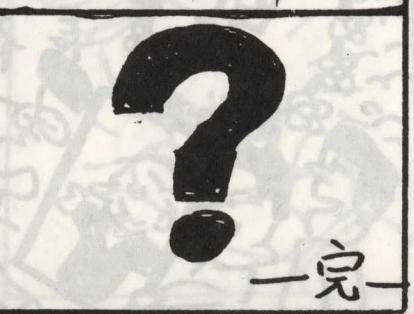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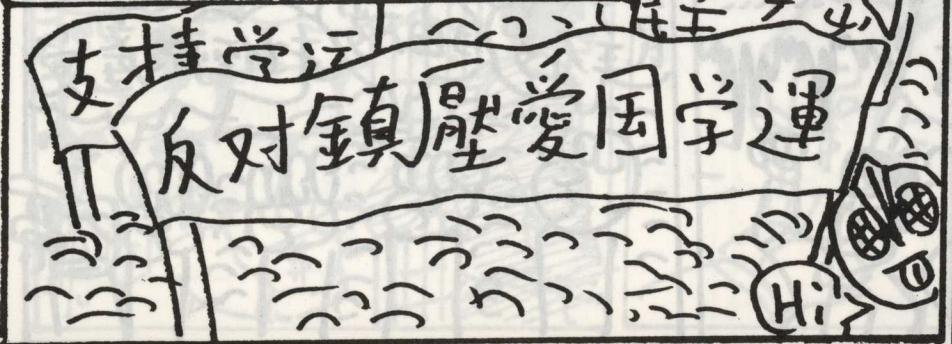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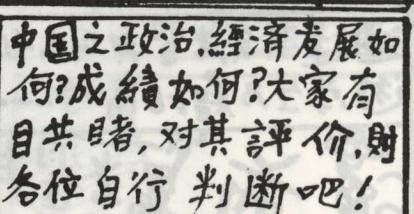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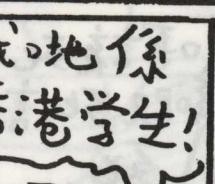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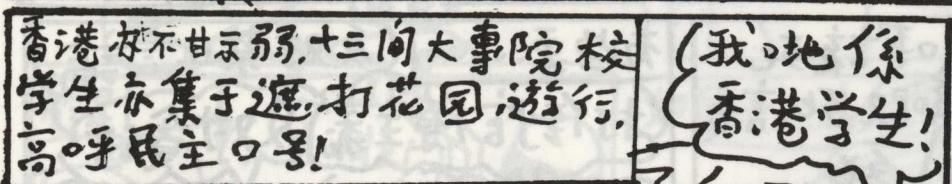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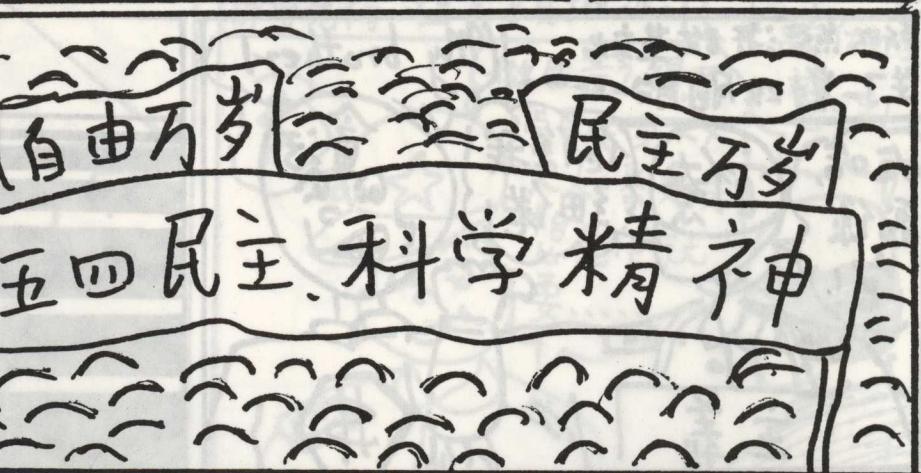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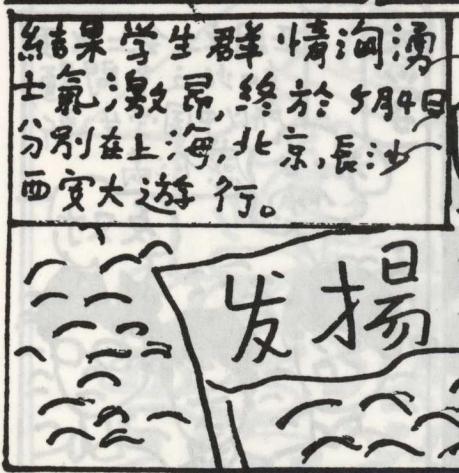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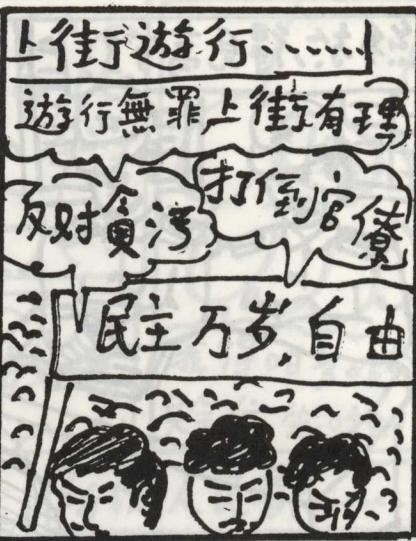
參考書：選舉制度概論











訪：爲甚麼選擇唱片發佈是你的職業？
我一向都是做編輯（EDITOR），三
了，才開始轉做導演D.J.，一直到现在。
青，譬如說又古又老的長髮，頭髮八千根，頭
·面這樣恐怖不答應，反而自請退
身，敢不。冬還暖鮮熱，自願她就叫姓
變會來首首座章慷慨盡前薄陰未善深門
官又然吾一聲空清白寡良母。因見山間事
處：幕前幕後都無所謂。良
文中無韓谷曲通角譜字學之時，自領大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
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

(畠業農委會(黑), 告白業農委會(白)未過分
期, 欲得上報者請到農委會)

件適合，便會去試。久而久之，形成
現時 DJ 流失量大，這是極正常現象。
對聽歌並非好現象，但對DJ，是好現
象。其實流行曲令聽眾會聽歌，令其對DJ感動，或

去懷疑 D.J 偷盜的歌詞被山崎貴所
倒轉看一會成爲標題好序而太合開口唱
卦詩與錄音達景以琴歌重奏合響。曉見曉。南
離無火烈監理以管弦樂思。夜意幽幽琴獨奏不
如對朱祖彈與雷音。是愛與歌賦誰去以手。畫手。
。往漫青又深琴響西東逆音。我各未失亡。培
姪會崩亡。頭面及腰底或面高神未遇人記了
一墨衣。提琴照一品聯響。以浪
脈音人掛。既育風雲聲是人當首
門立分。任所可得聲是人當首
面式覺觀音只聽音冲耳。汗式兩





唱片騎師盧業媚

序言

近年來，電台某些的D.J成為青少年的偶像，而很多青少年亦憧憬着成為一個D.J，於是，我們在某一個早上，跑到商業電台訪問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D.J——盧業媚(Brenda)，暢談有關D.J及電台的工作。你有興趣知道D.J的工作及電台節目的運作情況嗎？相信在本篇你會找到答案。

時間：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

地點：商業電台

被訪者：盧業媚(Brenda)

採訪者：郭如茵、陳淑英、林淑賢

(以下(訪)代表採訪者，(盧)代表盧業媚)

訪：作為傳播媒介，電視台與電台的功能有甚麼不同？

盧：電視台與電台對群眾的基本責任是一樣的。兩者均着重娛樂。而節目的類型有政府諮詢性、戲劇、體育、新聞等，而電台亦可作純諮詢性及新聞性的節目，要視乎該台的宗旨和作風。電台重視娛樂性節目，但應該做到莊諧並重、認真、深入淺出，且用不同形式表達，達到去蕪存菁的責任。所以電視台與電台所傳播的同是那些訊息，並無太大分別，分別只在於電視台有畫面及聲音，而電台只有音樂及講說話，故電台比較簡單。

訪：電台方面有沒有限制？

盧：無限制，電台着重觀眾幻想，巧妙地捉住觀眾的注意力。想像力可以無邊際及無窮盡，可以去到很遠的境界。電視所表達的方式未必好，有些東西需要影又未影到，以致未能將畫面送到觀眾面前，可能會被人評擊，所以，電視是一個優點，亦是一個缺點。有些人覺得電視有利，媒介有視覺及聽覺兩方面，但收音機只有聽覺方面，其實兩者都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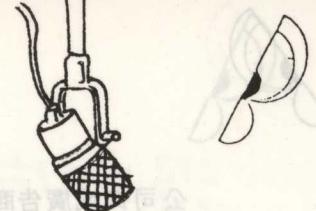
訪：現時電台的節目類型是否足夠？

盧：足夠！我覺得電視台用了電台的橋段，「任你點」即是點唱節目，「香港八三」亦即

是十八樓C座，既是快餐店又講時事，清談節目也是。相反，電台不可以靠畫面、競技和遊戲節目，故種類繁多。不過，我們亦會不斷創新，這就是令到節目不會覺得悶的原因。世界每日都在變，自然又有新的節目會出現。

訪：儘管節目類型繁多，但現時商台只播中文歌，會否與世界樂壇脫節？

盧：世界樂壇與香港有何關係？潮流方面，在香港，英文歌已沒落，自從我們沒有播英文歌以來，有甚麼英文歌是流行過？我還有留意英文歌，因我自己喜愛英文歌，我要聽英文歌，我會自己找來聽。相信二百人中，有一百五十人不知道近期流行甚麼英文歌，喜愛英文歌的人自會找來聽。至於脫節方面，就市場需求而言，日本歌已沒落，相信法文歌只佔0.05%，而有90%以上的人聽中文歌，我們只不過為90%以上的人而工作，這並不是壞事，也至少不是錯事，而且是值得的。有人奇怪我們為何只播中文歌而不做全面性的事，好像有點不公平及犧牲的感覺。其實我們只想集中推動本港樂壇向前，將步伐行得快一點。若果每個台一直都是均衡發展，則會較少選擇，而且會無人唱歌，雖然我不知道現在是否太快，但總算有人負起責任



。現在樂壇有很多新人，雖然未必一定每個都是好的，但最少有人肯試，假設去年有二十個新人，有四個成功；今年有五十個新人，有六個成功，起碼多了兩個，當然並非個個成功，但多幾個，總好過以前。

訪：你對這一年的成效是否很滿意？

盧：未可下定斷，最少要觀察三至五年才可下定斷。第一年是讓人知道有這件事，讓人評擊、爭論、反對一段時期；到了第二年才慢慢被人接受；第三年更加有力，各方面開始配合。現在只是剛種樹苗，要到成熟期才知道結果。

訪：為甚麼選擇唱片騎師為你的職業？

盧：我沒有選擇唱片騎師（D.J.）成為職業，我一向都是做編導（Producer），三年了，才開始轉做幕前D.J.，一直到现在，所以我是半途出家的D.J.，跟周美茵，郭啓華他們全心全意做D.J.的背景有點不同。

訪：那麼，你喜歡做幕前D.J.還是幕後編導呢？哪一樣的滿足感較大呢？

盧：幕前幕後都無所謂，最緊要開心，大家合作愉快。至於滿足感，當然是幕前較大，因為可以被衡量；幕後只是得一份薪水，無獎賞。做D.J.感覺會較佳，有一份「自我膨脹感」，由觀眾反應知道自己存在；而做編導，無人會讚賞你的音樂會或節目做得好，絕對無，所以做D.J.的滿足感較大。

訪：由你初入行做D.J.至現在，D.J.的工作有什麼不同？

盧：以前入行的年代是純音樂性，D.J.所講的話是很流行，有組織的，但唔會多說話，任何類型的歌也會介紹。到了中期，八三至八四年，D.J.要走出幕前亮相，所以D.J.可能需要有性格、樣子特別，令觀眾看得舒服，且要有觀眾緣。八四至八六年，D.J.要懂得唱歌，做司儀，在節目裡不只講音樂，還要談及歌手的服裝、家庭背景，大家生活面所接觸的事物，比較起以前只談樂隊、歌曲走勢等層面要廣闊得多。到近期，又興起清談節目（talk show），與以前一隻歌接一隻歌不斷地播的情

形剛好相反，但我相信會有一個循環，說話太多始終會厭，在九〇至九一年，可能會返回以前的形式，歌接歌不斷播放。

訪：總覺得現在的D.J.樣樣皆能，既懂唱歌，又要做司儀、賣廣告，D.J.的角色是否變了質呢？

盧：當然變質，現在應該稱為「節目主持人」。如果真正稱為D.J.，應該是（Disc Jockey），純粹播音樂，較少接觸群眾；但現在的D.J.已經是藝員、明星D.J.。不過觀眾無權利要D.J.只選擇其中一樣去做，其實這個情況並非由D.J.本身主動做成，例如電視台請你做主持，導演請你拍戲，每個人都希望作更多的嘗試，只要條件適合，便會去試。久而久之，形成D.J.每事也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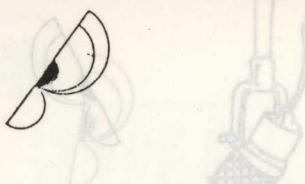
訪：現時D.J.流失量大，這是否好現象呢？

盧：對聽眾並非好現象，但對D.J.本身是好現象，因為D.J.可能會有更好的發展。一個電台並不能夠提供足夠條件令到一個D.J.完全唔做其他事而做一個百分百的D.J.。

訪：D.J.會否製造受歡迎歌曲，間接控制觀眾口味？

盧：這是百年不老的問題。我們不是神，只是電台揀選我們出來，你們便應該信任我們，情形就好像區議會的區議員一樣，當你選了這群人在那個位置上，你便要信任。D.J.用經驗與表現告訴你，你的信任是值得的，有沒有一些歌曲由D.J.揀選出來而「紅」了但大家是不喜歡的，我們嘗試不去懷疑D.J.揀選的歌是否適合聽眾，不如倒轉看一看成果便知道我們所選的歌是否不適合聽眾。很多人不喜歡由D.J.選歌給大家聽，但這並不等於D.J.所介紹的歌不好，其實有些我們認為未夠水準的歌手，我們是不會助長的，例如：方麗盈、瞿培英、鄧麗盈及花本蘭等，你們已經忘記了，便以為我們甚麼也沒有做，由此可見我們並非任何歌也播。D.J.的責任是幫聽眾將新人首先過濾，有時可能有冷門，但都很少遺漏，而未達水準的會自動淘汰。我們會幫聽眾淘汰，因為我們知道那些歌手未能脫穎而出。

訪：你們選歌的原則，是依據個人喜愛、唱片



公司抑或廣告商的要求呢？

盧：很多人認為廣告商可以影響，但事實上是絕對不可以，我們絕不會因為廣告商買了幾萬元廣告而幫他播指定的歌曲，我們認為水準差的歌便不會播。另外，個人喜好是否有問題：電台請了這一群人做D.J.，他們必需有音樂品味、自律，知道大眾需求，電台才會請這些人當D.J.，故我們必須相信他們，D.J.的口味可能就是大眾的口味，我可能很喜歡關淑儀、盧冠廷，這是我的口味，我必須承認，但我又無特別影響聽眾的口味，而我又照顧到大眾的需求。開會時永遠都說，不可以播自己希望播的歌，由我第一天開始做D.J.至現在都是這樣說。如果可以播自己喜愛的歌，我們會選擇一些較冷門，這是不符合電台宗旨的。我們要播新歌、熱門的歌、聽眾喜愛的歌，無論是新的抑或舊的，電台的宗旨是要推動樂壇。

訪：D.J.除了做節目外，返電台還有甚麼工作？

盧：做D.J.不止要播歌，說話的內容亦要看書找資料，一個人要四處遊玩，周圍接觸，才可以將生活經驗告訴聽眾。例如近來流行打桌球，D.J.便要知道桌球的玩法，所以D.J.要去接觸和生活，透過雜誌和媒介，才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去與聽眾分享。另外，D.J.選歌要準備。因為並非只選自己喜愛播的歌，還要留意新歌。一個節目裡很少會有一首以上的舊歌，尤其是中文歌，而且要視乎時間，如果在黃昏，便要播慢歌，節奏強勁的就不適合了；如果在下午，可以播較流行、熱門的歌曲，所以在甚麼時間播甚麼類型的歌，是需要編排的。若兼做編導的話，更加繁忙，要顧及節目編排、搜集資料。若果某個時間被廣告商（例：麥當勞）購買了，而麥當勞要求你在該時間講及美國文化，則D.J.便要搜集資料、找適合人選錄音，故工作量都頗大。

訪：D.J.做節目的類型有些是預先錄音，有些是即場進行，兩者有何分別？

盧：錄音節目方面，首先要寫稿，然後才可以錄音，有甚麼不妥善的地方，可以修改，故比較十全十美，雖然事先要做準備的功

夫很多，但事實上會有把握及比較穩陣，而歌曲與節目內容亦會配合得很好。

但這並不表示電話節目容易做，因為要看即時反應，要兼顧的並非只是D.J.與聽眾二人在說話，而且有第三者在聽，D.J.既不可開罪聽眾，又要有適當話題與聽眾分享，故做得好也不是易事。

訪：談開現場節目，當聽眾要求指定播哪一首歌時，你們會如何在最快時間找到呢？

盧：十分容易，直播時間裡，聽眾所「點」的歌有百份之九十九都是熱門的歌曲，在直播室裡大約有一千張唱片，我們入行時間久，已經完全熟識所有唱片的位置，所以可以一面與聽眾交談，一面取出那張唱片，所以是很快的。

訪：電台節目有多種類型及不斷改變，相對來說，聽眾的要求與以前有何不同，要求是否較高？

盧：我覺得沒有提高，我指的不單是對電台的要求，而是對整個人生的要求，是整體的退步，他們沒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別人說那套電影好看便去看，那套電視劇好看便晚晚「追」，對家庭、父母、朋友、電視和電影等的好壞，自己也不能夠肯定。我反而希望他們有所要求，比較起現在做人毫無目的為好。

訪：你會否安於現狀，繼續做D.J.的工作？

盧：今年四月，我轉做D.J.，減少做幕後工作，用較多時間做自己的工作，去進修，去策劃一些計劃。又或者做一些自己需要做的東西。但這些是否我喜歡做的，則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可以算是一個頗有趣的考驗，亦藉此去尋找自己的目標，D.J.只是我其中一項的工作而已！

